

黑色幽默经典小说 主题研究与文本细读

Black Humor

景虹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黑色幽默经典小说 主题研究与文本细读

Black Humor

景虹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幽默经典小说主题研究与文本细读/景虹梅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11 (2018.5重印)

ISBN 978-7-209-10976-5

I. ①黑… II. ①景… III. ①黑色幽默—小说研究—美国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8523号

黑色幽默经典小说主题研究与文本细读

HEISE YOUMO JINGDIAN XIAOSHUO ZHUTI YANJIU YU WENBEN XIDU

景虹梅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65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18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2次

ISBN 978-7-209-10976-5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言 在文本细读中去发现

景虹梅博士的学位论文要以专著的形式正式出版，邀我作序。我欣然允诺：一则因为她是我的博士；二则因为她的学位论文的选题我是比较熟悉的，在她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彼此也有过较为充分的交流，我可以较为放心、放松地说几句话；三则因为从她本科阶段我们相识到她攻读博士学位近20年的持续性交往，以及在目睹、见证她的成长过程中建立起的信任、友谊与感情，我应“当仁不让”。

对于《黑色幽默经典小说主题研究与文本细读》一书，我首先想说的或议论的话题是关于作者选取的“文本细读”的方法。

坦率地讲，我十分欣赏“文本细读”的方法。这不仅是个人的研究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基于关于“文本”的重要性的理解。我曾在课堂上、会议中、文字里多次发问：“文学是从哪里开始的？”毫无疑问，文学的发生、存在是基于“文本”的产生：文学同心圆的圆心是“文本”。无文本则无文学（的一切）。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形成、文学思潮的涌动、文学的流变、文学史的构成，等等，如无文本的存在，则均变成无源之水。正是由于文本的这一根本性质，“文本细读”必然也必须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基石。将这一认识与判断置于当今文学批评、研究时见天马行空、凌空蹈虚、大而不当的“浮躁”倾向的现实语境中，“文本细读”似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结合选题，“方法”的科学选择只是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而论题的完成、成功则有赖于文本“细读”的坐实。景虹梅博士的论著在此一点上，

可谓做得十分出色。

首先，论著的资料工作十分扎实。资料工作是论著的重要基础，也是进入文本细读的外围性基本条件：全面的资料工作决定了你的视野、你的出发点、你可能达到的高度。仔细翻检这一论著的资料情况，你不能不感叹它的丰富与全面：完成于2012年年末的这一论著的外文资料涵盖了自1962年（黑色幽默小说兴起之初的研究成果）至2012年的代表性成果；中文资料囊括了自1978年（国内初始出现黑色幽默小说研究成果）至2012年的主要成果。对中外文资料充分的占有、研究、参考与分析为论著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放眼中外的开阔视野，有立足于整体把握研究现状并由之出发的新起点，有可以继续“向前说”“向深处说”“（听）我说”的新向度。学界有“外行看题、内行看注”这一经验之谈。我们只从论著中大量涉猎广泛、甚为详尽、多有具体数据支持的注释、大量的自注、不时可见的篇幅达千字的长注的“形式”标志亦即可分明感受到资料工作的“扎实”程度（以“绪论”为例，在约为15000字的规模中，中外文注释就有120余条，全书的注释“量”可以想知），同时，这也可成为对此一论题此前成果的某些“不甚客观的判断”提出异议的切实根据。

其次，文本细读的“坐实”极其鲜明地体现在论著“具体入微”的分析上。坦率地讲，若要对论著关于文本的“细读”作臧否之议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仔细地、反复地阅读小说文本且甚为熟悉甚至应该达到“熟于心”的程度，否则，你的判断可能要打折扣。有此认识是基于对作者讨论的文本，尤其是重点分析的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冠军早餐》等作品，我可以说是熟悉的。所以我对作者关于小说文本以人物为焦点的具体入微的分析印象至深：面对小说文本，同时面对作者关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随军牧师塔普曼、丹尼卡医生、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卡思卡特上校、米洛、克莱文杰，《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中的律师姆沙利、埃利奥特主席，《冠军早餐》中的汽车经销商德威恩·胡佛、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等人物所作的比对阅读，是可以分明感受到作者对这一众人人物精准的把握、对其处境极有分寸的判断、对其

含义恰如其分的界定的。我了解作者具有敏锐的并得以很好保护的“艺术感受力”。此一感受力使她能更准确地首先从“艺术”而不是从“概念”进入文本，这使得她对文本的“细读”具有了先“真切感知”与再“深度理解”的潜在可能性。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潜在可能性在她关于黑色幽默小说的文本细读中成为现实，她基于细微的体察进行缜密的思考、讨论、分析使她的可贵才情得到令人欣赏的表现。

再次，是以“主题”为抓手，立足于“细读”，对黑色幽默小说研究的整体把握。“主题”研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进入小说、把握小说的有效门径与抓手。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出现了多主题、主题隐化甚至是“反主题”的复杂现象。然而，小说文本的“主题”无论以怎样的形态呈现，主题的存在却是一个必然的事实。问题只在于准确的发现、把握、提炼、归纳。这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分析的难度，也是黑色幽默小说研究的难度与此前工作的缺失。作者在论著中以中外文资料切实可靠的数据证明“迄今为止的黑色幽默小说研究恰恰在主题研究方面略显薄弱”，且更多表现为习见的“个案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整体性的主题研究而言，仍然表现出令人不解的空白或缺失”，换言之，“黑色幽默小说主题研究缺乏整体性”。作者的这一有根有据的判断则使论著的焦点立足于“黑色幽默小说主题研究”产生了自在的价值与意义。毋庸讳言，“整体性”的“主题研究”是有其难度的：它的覆盖面所要求的量、它多元纷纭或隐或现的“主题”的分类归纳、它成为一个流派或潮流而可能产生的“整体性”主题的提炼，都是作者面临并须解决的问题。面对作者的论著，应该不夸张地说，论著已做出艰苦的努力，已很好地解决了她面对的上述挑战：作者审慎、准确地选择了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尼古特、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这四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者审慎、准确地以这四位小说家在如今可称之为经典性的16部作品作为有详有略、详略得当的分析对象；作者令人信服地对涉及广泛、纷纭驳杂的多元主题做出了“战争”“政治”“财富”“科技”“宗教”“精神危机”六大主题的分类；论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将六大主题经过细致、缜密的分

析、归纳，抽象或上升为已可称为“核心性质的隐喻主题”——“混乱”：在六大主题的各自文本中以“混乱”的形式呈现了“混乱”的主题——“混乱”，成为黑色幽默小说主题整体性研究的结穴所在。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论著颇有根据地将“混乱”与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相联系，并认定“黑色幽默小说中的每一个主题中所呈现出的‘混乱’，以及所有主题综合起来共同营造出的那个弥漫着衰亡之气的世界，都可以看作‘熵’的世界观的投射”。我赞成此说，因为它道出了黑色幽默小说主题在整体上的一个悲观主义的终极结论：“混乱”的时今世界、无望的“死寂”终局。

还有一点是必须谈论的，就是作者关于取用“文本细读与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作为英美新批评的术语，“文本细读”强调的重心是以文本为中心，在语义解读中重现语境的影响，注重文本的内部结构。在批评与研究的实践中，以文本为中心，对文本作真切、细腻、深入的解释、阐释乃是焦点所在。但文本细读自足、独立的存在，“切断”或“忽略”了其（与作者意图、社会、历史等）外部关系。在我自以为是的认识论中：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的提出都是在其历史语境中对另一向度的理论与方法的“强调”，其合理性就建立在这一“强调”之上。文本细读作为新批评的理论主张，正是基于对“文本”内部因素的长期忽视、对外部因素的久已沉迷的“反动”或“调整”。正是基于这一可能浅薄的认识，对作者取用“文本细读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我表示认同与欣赏。“文本”与“历史”（即现实）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文本关于“历史”（即“现实”）的表现是直接的、直观的，还是间接的、抽象的，都是“历史”的不同表现而已。正如作者面对的黑色幽默小说文本虽然是被荒诞化、陌生化处理的“形象世界”，但终如作者以六大主题分类所表现出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历史”（现实）。在文本细读的同时，紧密地联系历史（现实），又以主题的分类归纳、抽象概括才使黑色幽默小说主题的思想价值——作家以其文本表现出的对“历史（现实）”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对世界与人类的未来所抱持的终极关怀——得以彰显并实现。这也

正是黑色幽默小说不仅因其技巧性的、风格化的影响，同时更以其思想性的、观念化的价值立身于文学史的根本原因。作者此一得体的方法取用与有效实施，应该说是此论著的又一成功之处。

综上，我认为景虹梅博士的这一论著是国内在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主题研究领域内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依凭扎实的工作、科学的分析、幽深的理解、审慎的结论、极其用心的文字，为同类课题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出发点。

祝贺景虹梅博士的研究专著正式出版。

是为序。

件从巨

2017年6月26日于山东威海玛伽山下

- 序言 在文本细读中去发现 / 001
- 绪 论 / 001
- 第一章 黑色幽默小说家的创作观念与由来 / 032
- 第一节 作为社会背景的“黑色”现实 / 033
- 第二节 作为思想基础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与存在主义哲学 / 046
- 第三节 文学与艺术的自营养：时代的文学取向与喜剧观之渗透 / 051
- 第二章 战争：恐怖的幽灵 / 058
- 第一节 《第二十二条军规》：套向脖颈的绞索 / 059
- 第二节 《五号屠场》：毁灭的梦魇 / 086
- 第三节 《万有引力之虹》：被阴谋操纵的世界 / 092
- 第三章 政治：残酷的游戏 / 095
- 第一节 《公众的怒火》：公开焚烧的“信念” / 095
- 第二节 《茫茫黑夜》：在政治的“黑洞”中 / 102
- 第三节 《囚鸟》：权力游戏的“买单者” / 104
- 第四章 财富：追逐与幻梦 / 110
- 第一节 《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美国梦”的谎言与罪恶 / 110

第二节 《拍卖第四十九批》：“美国”的遗产 / 126

第五章 科技：魔咒或双刃剑 / 130

第一节 《自动钢琴》《泰坦的海妖》：科技时代的“黑色想象” / 132

第二节 《猫的摇篮》：致命的“科学” / 134

第三节 《熵》：科学的“黑色定律” / 138

第六章 宗教：神祇的“新装” / 144

第一节 《上帝知道》：祛魅的“上帝” / 146

第二节 《猫的摇篮》：被驱逐的“宗教” / 150

第三节 《羊童贾尔斯》：“救世”的寓言 / 152

第七章 精神危机：“出了毛病”的世界倒影 / 156

第一节 《出事了》：在“焦虑”的炼狱中 / 157

第二节 《冠军早餐》：思想的“囚笼”与“迷宫” / 161

结 语 / 197

参考文献 / 205

英文附录 I 国外黑色幽默小说研究成果(部分) / 209

英文附录 II 黑色幽默作家创作年表(部分) / 226

中文附录 I 国内黑色幽默小说研究成果(部分) / 234

中文附录 II 黑色幽默小说汉译年表(部分) / 265

后 记 / 270

绪 论

黑色幽默小说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一般认为，它的兴起以6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黑色幽默》小说选集为标志。1965年，美国作家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Bruce Jay Friedman, 1930—)收集了1960年以来在美国报刊上发表的13位作家的小说片段，编辑成一本不足200页的小册子。“他凭着作家的直觉，认为这些风格不尽一致的作品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类似幽默却又不完全同于传统的幽默。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儿去概括，所以他索性借用20年代法国作家布里东创造的词汇‘黑色幽默’去称呼它。”^①这本取名为《黑色幽默》(*Black Humor*^②)的小说选集中，入选作家除了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是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作家外，其余12位多为“二战”之后登上文坛的美国作家：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1937—)、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23—1999)、詹姆斯·帕特里克·唐利维(J. P. Donleavy, 1926—)、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

① 吴然：《天堂与地狱的使者——冯尼格的幽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黑色幽默”一词并非如引文中所言，系布里东（也译作“布列东”“布勒东”）“创造的词汇”，而是他“借用”了这个古希腊医学中使用过的“古老”的词汇，在其倡导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内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1924年，在布里东发表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超现实主义宣言》中，首次出现“黑色幽默”一词（法文为“Humor Noir”）。1937年，布里东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成员、诗人艾吕雅合作发表了题为《论黑色幽默》的论文。1940年，布里东和艾吕雅又一道选编了世界上第一部《黑色幽默选》，收录在这本选集里的作品，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家或艺术家（一共45位）所创作的、体现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诗歌、戏剧、小说片段，甚至还有画作。“黑色幽默”是作为超现实主义所推崇的“自动写作”“梦幻记录”“绝妙的僵尸”等新奇的创作方法中的一种被提出和运用的。

② 纽约：班坦图书公司，1965年（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5）。

1977)、查尔斯·西蒙斯(Charles Simmons, 1924—)、约翰·里奇(John Rechy, 1931—)、埃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16)、约翰·巴斯(John Barth, 1930—)、特里·萨塞恩(Terry Southern, 1924—1995)、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 1923—2009)、康拉德·尼克伯克(Conrad Knickerbocker, 生卒年不详)。

此后,这份名单不断得到扩充:库尔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1931—1989)、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托马斯·伯杰(Thomas Berger, 1924—2014)、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1914—1997)、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 1925—1998)等美国作家先后被归入这一阵营,甚至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也被列入其中。^①随着这个松散的流派^②阵营的不断扩大,“黑色幽默”似乎成为席卷文坛的一股风潮,“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在越来越多的作品中获得体现;黑色幽默小说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非常抢眼的一个现象,并被视作美国文学史上六七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与创作上的兴盛相对应的是批评的活跃。在某种程度上,黑色幽默小说在60年代的崛起得益于文学批评界对它的关注、探讨和言说——弗里德曼的《黑色幽默》选集本身就是站在评论家的角度和立场上对某种创作现象的敏锐捕捉和定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在该书“序言”中的阐述)。另一位同时也是黑色幽默作家兼评论家的康拉德·尼克伯克则于1964年先后在《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发表论文《黑色幽默》(*Black Humor*^③)与

① 参王逢振《黑色幽默小说导论》一文,见柳鸣九主编《黑色幽默经典小说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流派的产生方式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一个由作家自发组织起来的、有明确纲领和主张的文学团体,而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现象的总结。所以,对于其能否称得上是“流派”,学界始终存在争议,甚至连同被归入黑色幽默流派的某些作家也对此表现出不以为然或相当抵触的态度,例如,冯尼古特曾经就表示过,“作家不是商品,焉能被贴上标签”。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史上约定俗成的称谓,它更重要的是标示出了此一时期美国文坛上的革新方向。

③ *New York Times*, May, 1964.

《致命一蜚的幽默》(*Humor With a Mortal Sting*^①), 将“二战”以后美国文学中的幽默明确分为妥协而对统治者无害的“白色幽默”和犀利尖刻、对现存制度具有批判性的“黑色幽默”。这两篇论文不仅较早地使用了这一术语^②, 而且对它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质与功能做了更富时代性的阐释。因此, 弗里德曼和尼克伯克分别被视作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流派的“司令员”和“理论家”。

除了弗里德曼和尼克伯克, 与他们几乎同时(代)使用“黑色幽默”来概括和描述当时这种新兴的文学创作现象的还有: 1965年2月12日(比弗里德曼编选出版《黑色幽默》还略早)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评论文章《黑色幽默作家》(*The Black Humorists*^③), 道格拉斯·M. 戴维斯(Douglas M. Davis)的《突然冒出的“流行小说”或没有刺的黑色幽默》(*And Up Pops the “Pop Novel”, or Black Humor Without a Sting*^④), 道格拉斯·M. 戴维斯选编的《黑色幽默世界: 一部介绍性的作品节选和批评选集》(*The World of Black Humor: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of Selections and Criticism*^⑤), 等等。可见, 正是在批评界的合力作用下, “黑色幽默”的概念逐渐鲜明起来, 并以弗里德曼收集了一系列相关特征的小说结集出版为标志, 黑色幽默小说流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诞生了。显然这是一个更多地为批评家所创造并沿用的约定俗成的“流派”概念, 而非作家自觉组成的一个有着明确旗帜、共同纲领和创作原则或理念的文学团体。

在批评界赋予这一创作现象命名的同时, 对它的研究也已悄然展开。

①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tember 27, 1964.

② 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论著在提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诞生时, 往往将弗里德曼编选出版《黑色幽默》小说选集和尼克伯克发表论文《致命一蜚的幽默》的时间按照一前一后的顺序来介绍。事实上, 笔者在仔细查阅了“WorldCat”和“维基百科”上的相关信息和有关“黑色幽默”条目的更改讨论后发现, 二者在出版、发表的时间顺序上恰恰是尼克伯克的论文在先, 而弗里德曼的选集在后的。详见: http://www.worldcat.org/title/black-humor/oclc/2050906&referer=brief_results; <http://zh.wikipedia.org/wiki/Talk:%E9%BB%91%E8%89%B2%E5%B9%BD%E9%BB%98>。

③ *Time*, February 12, 1965.

④ 《国家观察员》, 1966年4月4日(*The National Observer*, April 4, 1966)。

⑤ 纽约: E. P. 达顿公司, 1967年(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67)。

国外黑色幽默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鉴于目前对于黑色幽默小说在国外的研究状况尚无较为翔实的介绍，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似乎不甚客观的评断^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研究现状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佐证。这也是以下拟用较多篇幅罗列相关文献的原因和动机之一。

总体来看，国外（这里以英美为主）黑色幽默小说的研究呈阶段式递进的特点：数量不断攀升，研究对象或范围逐步拓展，角度与方法日趋多元。

20世纪60年代黑色幽默小说研究始于两个方向：一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一是对这些作品中所显现出的一种新型的美学特质或倾向——黑色幽默——的捕捉和阐释（主要集中于黑色幽默与传统幽默的渊源、变异及其实质）。在前一个方向上，60年代已经有至少30篇的期刊论文和不少于2篇的硕、博士论文。

就此期评论家和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来看，作品方面，约翰·巴斯的小说《烟草经纪人》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引起较大的反响。前者于1960年出版后，相继发表的评论性文章有：埃德蒙·富勒（Edmund Fuller）的《人类的笑话》（*Joke is on Mankind*^②），《时代》周刊上刊登的《贞洁的桂冠诗人》（*The Virgin Laureate*^③），厄尔·罗维特（Earl Rovit）的《作为滑稽仿作的小说》（*The Novel as Parody*^④），拉塞尔·H. 米勒（Russel H. Miller）的

① 例如，国内出版的一本重要的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专著《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本课题的主持人近几年来查阅的相关资料表明，本课题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整体在国外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外美国黑色幽默小说虽然文本资料翔实，其中部分黑色幽默作家及其作品也受到了足够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整体研究的文献少之又少，造成读者对‘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个别作家和作品印象深刻，而对黑色幽默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时代特色认识不足。”（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根据笔者的调研，该评断似有武断之嫌。

②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1960年8月21日（*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21, 1960）。

③ *Time*, September 5, 1960.

④ 《评论》第6卷，1963年秋季号（*Critique*, VI, Fall, 1963）。

《〈烟草经纪人〉：一部当代戏仿史诗》(*The Sot-Weed Factor: A Contemporary Mock Epic*^①)，托尼·坦纳(Tony Tanner)的《笑话制造的骗局》(*The Hoax That Joke Bilked*^②)，等等。而后者在其出版的当年(1961年)，便因其结构上的混乱一度引起众多訾议。在1961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1961年10月27日的《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1961年11月13日的《新共和》周刊，以及1961年12月9日的《纽约人》周刊上，均有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批评文章^③。此后，约翰·韦恩(John Wain)的《一部关于老问题的新小说》(*A New Novel About Old Troubles [on Catch-22]*^④)，桑福德·平克瑟(Sanford Pinkser)的《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带有腥味的永恒抗议》(*Heller's Catch-22: Protest of a Puer Eternis*^⑤)，弗雷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Karl)的《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傻瓜走进黑暗》(*Joseph Heller's Catch-22: Only Fools Walk in Darkness*^⑥)，G. B. 麦克亨利(G. B. McHenry)的《辉煌的果实：〈第二十二条军规〉》(*Significant Corn: Catch-22*^⑦)，理查德·里兰(Richard Lehan)和杰瑞·潘契(Jerry Patch)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一种小说写作》(*Catch-22: The Making of a Novel*^⑧)，简·所罗门(Jan Solomon)的《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Joseph Heller's Catch-22*^⑨)，卡罗琳·高登(Caroline Gordon)和珍妮·理查森(Jeanne Richardson)的《他们眼里有苍蝇吗？——关于约瑟夫·海勒〈第

① 《评论》第8卷，1965—1966年冬春季号(*Critique*, VIII, Winter-Spring, 1965-1966)。

② 《党派评论》第34卷，1967年冬季号(*Partisan Review*, XXXIV, Winter, 1967)。该文认为《烟草经纪人》是一部流浪汉小说的滑稽模仿之作。

③ 参[美]查尔士·B. 哈里斯《文学传统的背叛者——美国当代荒诞派小说家》，作从巨、高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第59页。

④ 《评论季刊》第5卷，1963年夏季号(*Critical Quarterly*, V, Summer, 1963)。

⑤ 《评论》第7卷，1964—1965年冬季号(*Critique*, VII, Winter, 1964-1965)。

⑥ 收入哈里·T. 摩尔主编的《当代美国小说家》，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大学，1966年(Harry T. Moor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 Carbondale, Ill., 1966)。

⑦ 《评论观察》(悉尼墨尔本)第9卷，1966年[*The Critical Review* (Sydney: Melbourne), IX, 1966]。

⑧ 《明尼苏达州评论》第7卷，1967年第3期(*Minnesota Review*, VII, iii, 1967)。

⑨ 《评论》第4卷，1967年第2期(*Critique*, IX, ii, 1967)。

二十二条军规》的一条注解》(*Flies in Their Eyes? A Note on Joseph Heller's Catch-22*^①), 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cDonald)的《我看什么东西都有两个映像!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结构》(*I See Everything Twice! : The Structure of Joseph Heller's Catch-22*^②), 詹姆斯·M. 梅拉德(James M. Mellard)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似曾相识的感觉与记忆的迷宫》(*Catch-22: Déjà vu and the Labyrinth of Memory*^③), 布莱恩·韦(Brain Way)的《形式实验与社会不满: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Formal Experiment and Social Discontent: Joseph Heller's Catch-22*^④) 等文章, 均对这部小说展开了详细的剖析和解读。

此外, 有个别论文也对詹姆斯·珀迪的《马尔科姆》和约翰·巴斯的《羊童贾尔斯》等作品展开评论, 如康斯坦斯·丹尼斯顿(Constance Denniston)的《美国人的浪漫戏仿: 珀迪的〈马尔科姆〉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研究》(*The American Romance Parody: A Study of Purdy's Malcolm and Heller's Catch-22*^⑤), 本尼迪克·基利(Benedict Kiely)的《成熟不是一切: 约翰·巴斯的〈羊童贾尔斯〉》(*Ripeness Was Not All: John Barth's Giles Goatboy*^⑥), 等等。

作者论方面, 60年代的研究虽有涉猎, 但仅从标题来看, 也能发现: 在所涉及的作家面上, 还显得比较有限, 而且成果多为论文。

相对而言, 在知名的黑色幽默作家中, 约翰·巴斯在60年代被探讨得最多: 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的《约翰·巴斯: 一个怪才》(*John Barth: An Eccentric Genius*^⑦), 理查德·W. 摩菲(Richard W. Murphy)的《已

① 《南方评论》第3卷, 1967年1月(*Southern Review*, III, Jan., 1967)。

② 《大学评论》第34卷, 1968年春季号(*University Review*, XXXIV, Spring, 1968)。

③ 《巴克尼尔评论》第16卷, 1968年5月(*Bucknell Review*, XVI, May, 1968)。

④ 《美国研究》第2卷, 1968年10月(*American Studies*, II, Oct., 1968)。

⑤ 《州立恩波里亚研究》第14卷, 1965年第2期(*Emporia State Research Studies*, XIV, ii, 1965)。

⑥ 《霍林斯评论家》第3卷, 1966年第5期(*Hollins Critic*, III, v, 1966)。

⑦ 《新领袖》周刊, 1961年2月13日(*The New Leader*, Feb. 13, 1961)。

出版的约翰·巴斯的作品》(*In Print: John Barth*^①),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的《巴斯无尽的路》(*Barth's Endless Road*^②), 斯坦利·特拉契坦伯格(Stanley Trachtenberg)的《巴斯和霍克斯: 两位寓言家》(*Barth and Hawkes: Two Fabulators*^③), 约翰·C. 斯塔伯斯(John C. Stubbs)的《思想小说家约翰·巴斯: 价值与身份的主题》(*John Barth as a Novelist of Ideas: The Themes of Value and Identity*^④), 约翰·恩克(John Enck)的《约翰·巴斯访谈》(*John Barth: An Interview*^⑤), 理查德·W. 诺兰(Richard W. Norland)的《约翰·巴斯与喜剧性虚无主义小说》(*John Barth and the Novel of Comic Nihilism*^⑥), 查尔斯·T. 萨缪尔(Charles T. Samuels)的《约翰·巴斯: 相关性的积极否定》(*John Barth: A Buoyant Denial of Relevance*^⑦), 贝弗利·格罗斯(Beverly Gross)的《约翰·巴斯的反小说》(*The Anti-Novels of John Barth*^⑧), 等等。

对于黑色幽默作家中的其他成员——约瑟夫·海勒、詹姆斯·珀迪、托马斯·品钦、库尔特·冯尼古特等, 则只有零星的数篇文章提及: 约翰·马斯特(John M. Muste)的《不如笑着死: 约瑟夫·海勒和约翰·阿什米德的战争小说》(*Better to Die Laughing: The War Novels of Joseph Heller and John Ashmead*^⑨); 沃伦·弗兰茨(Warren French)的《詹姆斯·珀迪的震颤世界》(*The Quaking World of James Purdy*^⑩), 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的

① 《地平线》季刊第5卷, 1963年1月(*Horizon*, V, Jan., 1963)。

② 《评论》第6卷, 1963—1964年冬季号(*Critique*, VI, Winter, 1963—1964)。

③ 《评论》第6卷, 1963—1964年冬季号(*Critique*, VI, Winter, 1963—1964)。

④ 《评论》第8卷, 1965—1966年冬季号(*Critique*, VIII, Winter, 1965—1966)。

⑤ 《威斯康辛当代文学研究》第6卷, 1965年冬春号(*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I, Winter-Spring, 1965)。

⑥ 《威斯康辛当代文学研究》第7卷, 1966年8月(*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II, August, 1966)。

⑦ 《公共权益》第85卷, 1966年10月21日(*Commonweal*, LXXXV, Oct. 21, 1966)。

⑧ 《芝加哥评论》第20卷, 1968年11月(*Chicago Review*, XX, Nov., 1968)。

⑨ 《评论》第5卷, 1962—1963年冬季号(*Critique*, V, Winter, 1962—1963)。

⑩ 《斯特森人文学科研究》第1卷, 1963年(*Stetson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I, 1963)。